

编辑 李昊 校对 孔娟娟 电话 56568225 Email: zrzbfz@163.com

散文

域外见闻

风尘

盩厔 克

风尘,大约是我们来到尘世的签证吧,它陪我们在路上,在世间,在人生。

黄尘万古长安路,十年踪迹走红尘。有人燕然勒石,封侯万里,用风尘飘作猎猎旌旗;有人八千里路云和月,仰天长啸,将军百战身名裂;有人衣冠胜雪,悲歌未彻,用侠义写下惊世传奇;有人老树支门,黄浦绕岸,困了一枕葫芦架;有人断鸿声里,立尽残阳,一星如月看多时;有人红烛昏罗帐,素衣化为缟,不知今夕是何夕……

红尘万丈,笼盖四野,芸芸众生,谁能逃出?皈依佛门?鉴真东渡,玄奘西行,他们的风尘谁能比?梅妻鹤子?只是哪隔红尘三十里而已,恐怕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风尘吧。桃花源,也只是诗人的想象,自晋至今,有谁探知那神秘的洞口?得道成仙?呵呵,仙舟何尝不是又一个尘世?贵为天?天子也有“回看血泪相和流”,“教坊犹奏别离歌”的断肠之痛。

风尘,是上帝的游乐场,看世间众生在里面狼奔豕突,悲欢离合。

生而为人生,无处不风尘。风尘,是跋涉的人生;风尘,是世事的馈赠;风尘,是岁月的印痕;风尘,是时间的灰烬。

天南海北,山高水阔,有些地方,你总想去闯闯,有些路,你不得不走走,那就迎着风尘上路吧,就当风尘是雪花膏好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多风尘。

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古代,一位风尘奇女恨恨不已,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当世,一位才女也幽幽长叹:你呀,莫要再惦记我了,从此我在红尘里,在烟尘的最深处。

这长叹,无奈得让人心寒,不过,还不至于绝望。君不见,同在风尘,有俗人满面尘土烟火色,也有雅士一枝冷艳开清绝。

风尘满面,无妨,可以洗却,用水用酒,心里的心尘呢?在心里修篱种菊吧,葆有一颗纤尘不染的心,你就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片冰心在玉壶;傲雪欺霜,你就是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风尘,见证着我们的奋斗,风尘,丰富着我们的阅历,风尘,也深刻着我们的感悟。风尘里,我们挥洒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不羁;风尘里,我们品尝独立小桥风满袖的落寞;风尘里,我们咀嚼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失意;风尘里,我们修练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

人世,本来就是尘世,管什么旅途与征途,管什么风尘苦不息,我只需百炼钢化绕指柔。那时,风尘在你眼里,也许已温柔成一地如水的月光,兴致来了,咱可用风尘温酒,用风尘研墨,用风尘入诗,用风尘写就蚌痛成珠的沧桑文字。

典故

入伍

阎泽川

参军叫“入伍”,与我国古代军阶编制有关。

据《周礼》记载:我国古代军队里“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从西周时代起,军队就是按照伍、两、卒、旅、师、军编制的。那时,社会基层单位叫“比”,一个村庄、一个部落都住在一起,五户为一比。当兵时,五户各送一名男子,一比共送五人,组成一个伍,不管干什么,五人总是在一起。这之后,历代军队编制虽然不断变化,但“伍”的叫法却一直流传至今。到了近代,虽然以班、排、连代替了古老的伍、两、卒,但是人们仍习惯把参军叫作“入伍”。“伍”字在部队广为使用,如“队伍”“入伍”“退伍”等等。

名人轶事

郎若闲时来吃茶

江根梅

在扬州八怪中,郑板桥的影响最大,他与茶有关的诗书画及传闻逸事也为人所喜闻乐见。

茶是郑板桥创作的伴侣,“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盃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

郑板桥喜欢将茶饮与书画并论,饮茶的境界和书画创作的境界往往十分契合。清雅和清贫是郑板桥一生的写照,他的心境和创作目的在《题新秋田景图》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懂懵懂,绝不知乐在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闭柴扉,拍竹枝,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瓦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于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板桥有一件竹枝词书法横披,上书“濠江口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说的是以茶为媒,缔结良缘的事。郑板桥的著作中,有一篇《扬州杂记》的文章,其中记述了一段板桥自己的“茶缘”,读来饶有趣味:扬州二月花时已,板桥居士晨起,由傍花村过虹桥,直抵雷塘,向玉勾斜遗迹,去城盖十里许矣。树木从茂,居民渐少,遥望文杏一株,在转墙竹树之间。叩门径入,徘徊花下,有一老媪,捧茶一盃,延茅亭小坐。其壁间所贴,即板桥词也。问曰:“识此人乎?”答曰:“识其名不识其人。”告曰:“板桥即我也。”媪大喜,走呼曰:“女儿起来,女儿起来,郑板桥先生在此也。”是刻已日上三竿矣,腹馁甚,媪具食。食罢,其女挽袖出,再拜而谢曰:“久闻公名,读公词甚爱慕,闻有道情十首,能为妾一书乎?”

有人发榜现场未见到自己的名字而号啕大哭,王阳明却无动于衷。大家以为他是伤心过度,于是都来安慰他。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沧桑的笑,说:“你们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动心为耻。”恐怕只有王阳明这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有境界的话来。他的确能对落第而无动心,但对不能实现圣贤理想,他却无法做到不动心。

1498年,26岁的他又回到了朱熹理学这座高山面前。这一年,距他格竹子已过去了六年,距他拜访娄谅已过去了九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有一天他在不经意间翻看理学经典时看到了朱熹给赵惇(宋光宗)的一封信。信中有句话如是说:“虔诚的坚持唯一志向,如是读书之本;循序渐进,是读书的方法。”

王阳明像是被雷劈到了一样,这句话恰好戳中了他多年来的毛病:始终不能坚持唯一志向,而是在各个领域间跳来跳去,也没有循序渐进地去研究一个领域,所以什么成果都没有获得。

他如同在沙漠中一脚踩到

“纯粹的爱国与觉醒”,这里安葬着卢梭、雨果、左拉、贝托洛、伏尔泰、柏辽兹、大仲马、居里夫妇等61位功勋盖世的文化大家。

孚日广场有家旅馆,雨果在此住了16年,写下《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圣母院因此名扬天下。我去圣母院那天,半路突降暴雨,路人躲闪不及,前往朝觐的游客和信徒却风雨无阻。这座耗时182年建成的哥特式教堂距今已670年,气势恢宏得令人震撼,正是这不同凡响的气势驱使雨果完成那部不同凡响的巨著吧?

莱努夫大街很幽雅,47号是大文豪托尔斯泰故居,他完成的《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百科全书”。1840年福楼拜来巴黎生活,撰下《包法利夫人》等名著。1946年秋,波拿巴特街42号住进一位新房客,他哲学文学双管齐下,两获诺贝尔奖,被尊称“战后法国知识界旗帜”——他便是思想家萨特。“房因人贵”,近年这条街屡创巴黎房价之最!罗丹博物馆收藏罗丹6600尊雕塑,含青铜、大理石、陶瓷、石膏等,细观之件件精工细磨令人惊叹,据说每年访客仅次于卢浮宫和凡尔赛。

巴黎属于全世界。1827年,16岁的李斯特从匈牙利来巴黎,塞纳河给了他无穷灵感,其钢琴演技日臻完美,并独创管弦效果,获“钢琴王子”美称。不久波兰青年肖邦慕名而来,一次演出他临时顶替李斯特而一举成名,赢得“浪漫主义钢琴诗人”桂冠。荷兰大画家梵高临终前70天搬来巴黎,作画70幅,包括藏于奥赛的《向日葵》(加歇医生)等。

塞纳河也迎来中国的文艺创客。1919年,24岁的徐悲鸿考取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他发誓用艺

术为国争光,贫病交加中废寝忘餐刻苦学习,还常沿塞纳河去各大美术馆临摹。三年后悲鸿推出《箫声》《老妇》《远闻》等力作,惊动西欧。

十年后,胸怀“音乐梦”的冼星海来到巴黎,饱尝屈辱磨难的他以杰出的音乐天赋考入巴黎最高音乐学府,师从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为日后创作《黄河大合唱》《民族解放交响乐》《中国狂想曲》埋下伏笔。

1927年,四川才子巴金来巴黎,边研读西方文化边尝试写作。他多次漫步塞纳河畔,迷茫中眺望异国风情,怀念故乡成都,更想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祖国,于是处女作《灭亡》脱颖而出,翌年在上海《小说月报》连载后好评如潮,一夜成名。

值得一提的是:50年后的1978年5月,74岁的巴金率团到访巴黎,与读者见面并签售。热情的巴黎人举着法文版《寒夜》、《憩园》和“激流三部曲”簇拥这位中国老人,大学生还激情朗诵书中片段——正是在巴黎,巴老萌生撰写《随想录》的意愿……

巴黎春日白天长夜短,晚八九点钟天色尚亮。塞纳河晚风吹来薰衣草的芳香,古典与时尚在霓虹灯下交相辉映。身边不时有亲密相拥的情侣走过,一位老人正掩卷而思,女士优雅地叼着香烟眺望桥头,绿草地上孩童吮着冰淇淋。我想,或许,这草坪曾留有雨果左拉的足印,那古桥走过大仲马徐悲鸿,那露天咖啡座坐过萨特伏尔泰。法兰西学院金色圆顶下,响过肖邦冼星海的琴音,纪德、毕加索、海明威、波伏娃的身影,似乎刚从身边飘过……蓦然记起海明威之名言:“如果你曾停留巴黎,巴黎就与你同在,因为它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五月枇杷鲜(国画) 黄金时

文史杂谈

榷场

钱国宏

宋朝时期,在西北部边境地区,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大宋王朝并存,如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等。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时而与大宋友好,时而发生摩擦,甚至发生战争,所以边境地区的人们非常渴望平息战火,友好相处。大宋王朝为促进边境地区的经贸往来与和平相处,便在与辽、西夏、金政权的交界地区设置了互市市场,这种边境贸易市场,称作“榷场”。

榷场虽是因边贸需求而产生的,但同时,对于各政权统治者来说,它也起到了控制边贸、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作用。榷场的设立与开放是不固定的,常常受边境地区战事的左右,可谓兴废无常。北宋时期,宋辽间设立榷场的地区主要有宋境的镇州(今河北正定)、雄州(今河北雄县)、薊州(今河北薊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地。宋夏之间,先于景德四年(1007)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置榷场互市,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置榷场。宋金之间先后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光州(今河南潢川)、安丰军花翎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境内)、寿州(今安徽凤台)、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河南唐县)、邓州(今河南邓州)、颍州(今安徽阜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置榷场。

榷场贸易是双边需求的大环境下催生的,因此双边贸易非常繁荣。大宋王朝通过西部地区榷场输出的货物,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制品,如粮食、茶叶、布帛、瓷器、漆器、海外香药等;辽、西夏、金地区输往大宋王朝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牲畜、皮货、药材、珠宝、青白盐等。每个榷场双方对互市货物都有严格的规划,违禁商品是禁止“出口”的,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硫磺、焰硝、箭筒之类的军事物资,都是严禁上市的。

榷场贸易接受朝廷的领导,官府有贸易优先权。为此,宋王朝还在榷场地区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 and 专职官员,用以监管榷场运行秩序,稽查货物,征收商税。对于大宋王朝来说,榷场的税收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财政收入。

新书架

《沈从文与我》

杜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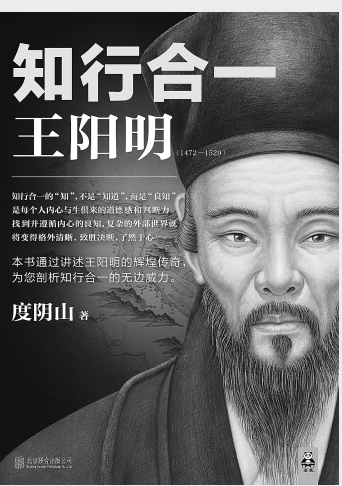
黄永玉先生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与表叔沈从文一辈子的交往经历。沈从文是黄永玉一生的领路人,沈从文引领、激励着黄永玉走出凤凰小城、走向中国、摆脱“文革”困境。

《沈从文与我》,讲述了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与文学大师之间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历史内涵丰富,文化情怀与亲情情感,呼应而交融,呈现着无比灿烂的生命气象。再现了中国黄金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魅力。

板桥许诺,即取濠江蜜色花箋,湖颖笔,紫端石砚,纤手磨墨,素板桥书。书毕,复题西江月一阙赠之。其词曰:“微雨晓风初歇,纱窗旭日才温,秀韩香梦半朦胧,窗外鸚哥未醒。蟹眼茶声静悄,虾须帘影轻明。梅花老去杏花匀,夜夜胭脂怯冷。”母女皆笑领词意。问其姓,姓饶,问其年,71岁矣。有五女,其四皆嫁,唯留此女为养老计,名五姑娘。又曰:“闻君失偶,何不纳此女为箕帚妾,亦不恶,且又慕君。”板桥许诺曰:“今年乙卯,来年丙辰计偕,后年丁巳,若成进士,必后年乃得归,能待我乎?”媪与女皆曰能。即以所赠词为订。明年,板桥成进士,留京师。饶氏益贫,花钿服饰渐略,宅边有小园五亩亦售人。有富贾者,发七白金欲购五姑娘为妾,其母几动。女曰:“已与郑公约,背之不义,七百两亦有了时耳。不过一年,彼必归,请归之。”

43岁的郑板桥,正是怀才不遇的落拓之人,大约是艺术家的秉性使然,此间的他,在僻静的乡村,得茶书交待,续成一段良缘。那饶五娘的贞守盟约,不为富贵所移的真挚情操,在板桥笔下显得格外动人。这一段佳话与板桥的“濠江口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的行书,不知两者之间是否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

连载



一会儿坚信朱熹的格物致知是错的,一会儿又认为自己智慧有限。最后他心灰意冷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圣贤大概是命中注定的,而我很不幸,未被注定。”《金枝》的作者弗雷泽说,当人类的思维之舟“从其停泊处被砍断缆绳而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之艰难之海”时,他们会感到痛苦和困惑,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抹平这种痛苦,消除这种困惑,那就是,思维之舟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中。

王阳明的思维之舟在1492年格竹子事件和1498年采用循序渐进读书法后,已经从停泊处漂了出去。他其实一直“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之海”中,几乎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但仍不能磨平那种成圣无望的痛苦,而“新的信仰体系和实践的体系”离他还很远,他看不到,甚至连幻想都幻想不到。

15世纪的最后一年(1499年),王阳明终于通过会试,正式步入仕途。在其他人的看来,这是个光明的起点,王阳明最初也是这样认为的。1499年冬的某一天,一颗流星从北京上空大张旗鼓地滑过。国家天文台(钦天监)在第二天的报告中指出,那颗流星在天空中画了个圆,然后就跑到北边去了。天文台的官员们认为,这颗流星是老天爷警示世人而发的一个信息。至于信息的内容,从它画圈和消失在北方的现象来看,应该和边疆战事有关。

北方的边疆战事指的自然是蒙古人。王阳明满心欢喜地抓住这个机会,向皇帝上了一道《陈言边务疏》。这是一封以使命感为灵魂的政治建议书,里面谈了很多需要改观的问题,而且还拿出了一份改变现状的计划。它的主旨是,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清明问题。只要政治清明,军事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这道奏疏为他赚来的成果只有一个:皇帝认为他的心意和文字都不错,于是把他从工部调到了刑部,担任刑部云南分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的工作内容是审核已被确定性的案件,看是否有冤假错案。

有一种无趣,叫仕途

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本希望皇帝能采纳他的建议。他变得消沉,尤其是当他正式在刑部工作后,现实的黑暗让他对理想的实现更加失去信心。据他后来回忆说,有一些案件的审理根本没有依据法律,依据的是皇帝和一些政治大佬的意志。每当他进入大牢时,都会被淹没在喊冤声的海洋中。大牢中的气氛令人窒息,狱卒的鞭子和木棒上永远都有未干的血迹,这里没有任何光线,阴惨凄凄,如同地狱。犯人们头发蓬乱、皮包骨头,在每一个角落中和蟑螂、老鼠争夺着地盘。

1500年之前,王阳明生长在阳光下。1500年那个夏天,当他进入刑部大牢时,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黑暗。与此相比,他精神上追逐未果的痛苦实在不值一提。当他被眼里的刑部大牢所震撼,无法移动脚步时,他的属下告诉他:“这根本不算什么,您还没有去过锦衣卫大牢,与锦衣卫大牢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安乐窝。”